

大家
经典

长 空 风



张晓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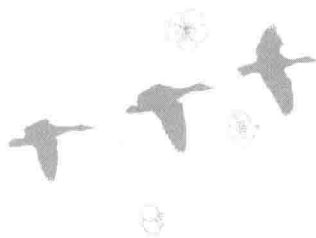
重读一封 前世的信

古人是
以三十年为
一世的。

虽然，
所谓三十年，
其实，
也只是一瞬。

山东

张晓风



重读一封前世的信

张晓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一封前世的信: 张晓风经典散文/ 张晓风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329 - 5633 - 3

I. ①重…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2035 号

重读一封前世的信

张晓风经典散文

张晓风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5633 - 3
定 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重读一封前世的信

(代序)

做编辑的,催起人来,几乎令人可以想见未来某一日死神来催命的情势。当然,往好处想,我今日既有本事死皮赖脸抵御编辑相催,他日,也许就不怎么怕死神的凌逼了。

我平日因疏懒成性,文债渐积渐多,只是,债多不愁,反正能躲则躲,能赖则赖,实在躲不掉也赖不掉的,就先应付一下。最近的债主是某报,人家要专案介绍我,不向我找资料又跟谁要资料呢?我很想哀告一声,说:

“喂,关于张晓风的资料,未必我张晓风就是权威呀!谁规定我该研究我自己?收集我自己?谁说我该提供有关张晓风的资料?我又不是给张晓风管资料的。”

如果要我在这世上找出少数几件我没什么大兴趣的事,“研究张晓风”一定会是其中的一项。想想,世上好玩的事有多么多呀!值得去留意一下的事有千桩万桩哩!譬如说:可以拿来做意大利面的特别小麦叫“杜兰小麦”,只有“杜兰”可以构成那迷人的韧劲。而且,意大利文有句“阿尔甸特”,意思便专指那份韧韧的嚼头。又

譬如说马来人过新年的时候，晚辈跪拜父母，说“敏达玛阿夫”（Minta maaf），意思是“请饶恕我过去一年得罪你的地方”（啊，我多么希望普天下的人过新年的时候都互道这句话，它比“新年快乐”要有意思得多了）。又譬如台湾有种开在冬天的白色兰花叫“阿妈兰”（即祖母兰），开得天长地久，总也不谢，让人几乎以为它是永恒的。而开在春天的小朵紫色兰花却叫“小男孩”，一副顽皮又闯荡的样子。还有初夏时节，紫霞满树，危耸耸开遍洛杉矶和南美洲的那种“美死了人不偿命”的花树有个绕口的名字叫“夹卡润达”（Gacaranta），中文有个文绉绉的翻译叫“蓝花楹”……世上“杂学”无限，叫张晓风去搬弄张晓风的资料，一方面是无趣，一方面也是胜之不武吧？

但人家在催，我也只好去找。“找自己”是件蛮累的事，而且往往并无收获。倒是有一天木匠阿陈来修衣橱，抖出一包信，我正打算拿去丢掉，不料却发现那泛黄的纸页上有一片熟悉的笔迹。凑近一看，几乎昏倒。天哪！那是朱桥的信啊！朱桥死了有三十年了吧？他曾经是多么优秀的一个编辑啊！而他是自杀死的，“自杀”在当年是个邪恶的不干净的字眼。他所服务的单位（幼狮系统）大概因而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他连身后该有的哀荣也没有捞到。丧礼上的亲属只有他的老姨妈，她用江北口音有腔有调地哭数着：

“朱家骏呀！你妈把你交给了我带来台湾呀！叫我以后回去怎么向你妈交代呀！”

过一会儿，想起来，她又补唱几句：

“你的志向高呀，平常的女孩子你都不要呀！至今还没成家呀！”

我非常惊讶,因为老姨妈似乎在用哭腔哭调告诉众亲朋好友:

“对于他的死,我是无罪的。不要以为我不照顾他,他没有成婚,他眼界高,他看上的女孩子人家看不上他,他的婚姻不是我耽误的……”

三十年后我才逐渐了解晚期的朱桥其实是在精神耗弱的状态下,产生了极度的“沮丧”。这事如果发生在今天,医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极平常的“忧郁症”,每天早晨吃一颗“百忧解”也就过去了。可怜当年的朱桥虽一度皈依佛门,却仍然二度自杀,似乎下定必死的决心。

曾经,为了催稿,他在作者家中整夜苦苦守候。曾经,他自掏腰包预付某些作者的稿费。他曾经把《幼狮文艺》办得多么叫好又叫座啊!

此刻,这封三十三年前来自编者案头的信竟忽焉出现在我眼底,令我惊悚流泪。是前世的信吗?真的有点像,古人是以三十年为一世的。虽然,所谓的三十年,其实,也只像一瞬。

那时代穷,还没有发明什么用五万十万的巨额奖金去鼓励文学青年的事(文学青年一概皆靠编者的信来加以鼓励)。一九六六年,我参加了奖金千元的“学艺竞赛”,并且得了奖。我当时二十五岁,翌年,我获得中山文艺奖(奖金五万元),以后又曾获得十万的或四十万的奖金——奇怪的是,我最最难忘的却是这奖额千元的奖,只因评审会中有人因我的文章而哭泣。那泪水,胜过千万金银。

台湾刚解严的那阵子,有外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他提出的问题是:

“尚未解严的时候,你的写作是不是很不自由?”

我说：

“不，我一向都是自由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问题是编辑，看他敢不敢登而已。”

一九六六年，我写了《十月的哭泣》，算是当时威权能忍受的极限吧？而朱桥在《幼狮》上刊登此文，其实也冒着攒掉总编头衔的危险吧？我当时少不更事，哪里知道自己痛快驰文之际，竟会害别人要赌上自己的前程。当今之世，肯为作者而一掷前程的编者又有几人呢？

朱桥的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晓风小姐：

我愿意向你致最大的敬意，当我读完《十月的哭泣》之后，正和你含着泪写一样，我也含着泪读。今天，我给魏子云先生看，他比我更为激动，他不竟（仅）是热泪盈眶，而且他说要找一座山痛哭一场。

尼采说：“余最爱读以血泪写成的作品”，唯有以真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处于这个惨痛的悲剧时代，本着这份感知，就我一个平凡的人而言，多少年的清晨与长夜，我都是为着一点爱国热忱，贡献了我能贡献的。就我编《幼狮文艺》后，虽然不如理想，但也看得出这份努力的心意。对于当前文坛上那些享受虚名与渔利之徒，时常令我齿冷，目前风气所趋，也是徒唤奈何的，因此，我对你抱着“那个题材不感动你的，而不遽尔下笔”是非常对的，希望你保持这份难得的态度。

学艺竞赛收稿已截止，就我观察而言，你的大作“获奖”是绝无问题的了。你信中说，你在情绪激动之下完成此作，有些小地方需

要斟酌,我和魏子云先生研究很久,略为改动几处几个字,同时把题目拟改为《十月的阳光》。我们也知道,一字不改最好,因为你已用得很妥切了。为了免得被一些肤浅之辈断章取义,还是略加更改的为好,虽然,我们的刊物政治立场鲜明,但比任何民营报刊更不八股,别人不敢刊登的,我们反而敢刊登,我们敢刊登的别人亦未见得敢刊登,所以,改动数字几乎是必须的,尚请卓裁!

我非常快慰,能获得大作参加学艺竞赛,谢谢您给我们这篇好文章! 敬祝

大安

朱桥

1966年10月17日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那篇文章只不过大胆真实,并没有什么忤逆之处。但是事隔几年,当齐邦媛教授和余光中教授两人要把该文选入某文选的时候,两人也彼此作壮语道:

“管他的,杀头就杀头,选是一定要选的。”

我很庆幸,齐余两人的大好头颅都安全无恙。而我,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只不过在三十三年前的十月庆典上哭泣,当局一向要的是山呼万岁——而我却哭泣,不料竟引动众人与我一同哭泣……

啊! 三十三年前,那曾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

我曾于两年前为隐地的书写序,其中有段论述是这样写的:

曾经听一位老作家用十分羡慕的口吻说起现代年轻一辈的作者:

“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他们又聪明又有学问，又有文笔。他们以后的成就一定不得了——不像我们当年，没有科班出身，只好瞎摸！”

我反驳说：

“也不见得，这一代，他们的确比较精明干练，但要说文学上的成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怎么说呢？”

“文学这东西，”我说，“太聪明的人根本碰不得，聪明人就会分心，就会旁骛。老一辈的作者，文学对他们而言就好像风雪暗夜荒原行人手中所拿的那根小火炬，因为风大，你只好用手护着火苗——而护得急了，连手都差点烧烂。但你不能不好好护着它，因为在群狼当道的原野中，一旦火熄了，你就完了。那火炬成了你的唯一，你忍着手心的疼痛，抵死护好那小小的窜动的火苗。

“现在的作者不是，写作是他众多本领中的一项，他靠此吃饭，或者不靠此吃饭，他表演，他享受掌声和金钱，他游走，他回来，他在排行榜上。他翻阅这个月的新书，他的心不痛，从来不痛，因为他是个快乐的书写作业员。

“而老一辈的作者，他们手中捧着火苗前行，那火苗便是文学。那烫得人心手灼痛欲焦的文学。你忍受，只因在茫茫荒郊、漫漫长夜，风雪相侵，生死交扣的时刻，舍此之外，你一无所有。

“相较之下，今日的文学是众多消费品中的一项，是琳琅市场上和肥皂和电池和冰箱除臭剂和洋芋片和保险套一起贩售的东西。一旦退货，立刻变成纸浆。

“现代的作者也许更有才华，但文学女神要的祭品却是你的痴狂和忠贞。”

我今天重读三十三年前一个编辑、一个文学人对年轻作者的殷殷期许,内心惶愧交煎。所有的生者对死者其实都欠着一副担子,因为死者谢世之际,无形中等于说了一句:

“担子,该由你们来挑了。”

当年曾经受人祝福,受人包容,受人期许的我,此刻,总该像地心的融雪之泉,为自己流经的土地而喷珠溅玉吧?

我真的肯做一个乐人之乐、苦人之苦,因别人的伤口而流血、因远方的哭声而倾泪的人吗?手中捏着前世的信,我逼问我自己。

——原载 1999 年 7 月 18 日台湾《联副》

目 录

第一辑

替古人担忧

- 003 替古人担忧
007 题库中的陆游
009 不朽的失眠
——写给没考好的考生
012 秋千上的女子
020 玉想
029 色识
041 问名
047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051 卓文君和她的一文铜钱
055 熊白,我没有吃过的美味
059 薛蟠和他的泰国料理生
日宴
062 有些女孩,吟了不该吟的诗
065 炎方的救赎——读汤显祖
《牡丹亭》

- 074 安全的冒险——谈鬼戏
077 前身
——题梁正居的摄影

第二辑

有个叫“时间”的家伙走过

- 083 酿酒的理由
087 包子
090 属于一枚咸鸭蛋的单纯
092 炎凉
094 饮啄篇
103 衣履篇
113 人日
116 龙,在药店里
119 月,阙也
122 一双小鞋
124 不识
130 关于爸爸这种行业的考核
制度
132 我的幽光实验

- 141 谁是花主?
143 有个叫“时间”的家伙
走过

第三辑 会过日子的女人

- 147 粉红色的挑发针
149 我的脸是给妈妈 Kiss 用的
150 命甜
151 母亲·姓氏·里贯·作家
154 我渴望赢
157 无忌
159 缘豆儿
161 我喜欢
169 会过日子的女人
173 买橘子的两种方法
175 做花当做玫瑰花
179 别人的同学会
181 成圣的女子
184 等你四十五分钟
187 女人,和她指甲刀
189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第四辑

不知道他回去了没有

- 197 不知道他回去了没有
199 尘缘
210 一番
212 受降者
215 “有没有鬼让你流泪?”

- 218 半局
229 他们都不讲理
239 那人在看画
241 乌鲁木齐女孩
244 做虾当做大龙虾
248 为什么华语教师要遭砍头?
250 肉体有千万种受难的形态
252 路边的餐盘
254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257 巷子里的老妈妈

261 未绝
——一位作者的成长
(代后记)

第一辑

替古人担忧

替古人担忧

同情心，有时是不便轻易给予的，接受的人总觉得一受人同情，地位身份便立见高下，于是一笔赠金，一句宽慰的话，都必须谨慎。但对古人，便无此限，展卷之余，你尽可痛哭，而不必顾到他们的自尊心，人类最高贵的情操得以维持不坠。

千古文人，际遇多苦，但我却独怜蔡邕，书上说他：“少博学，好辞章……妙操音律，又善鼓琴，工书法，闲居玩古，不交当世……”后来又提到他下狱时“乞黥首刖足，续成汉史，不许。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遂死狱中”。

身为一个博学的、孤绝的、“不交当世”的艺术家，其自身已经具备那么浓烈的悲剧性，及至在混乱的政局里系狱，连司马迁的幸运也没有了！甚至他自愿刺面斩足，只求完成一部汉史，也竟而被拒，想象中他满腔的悲愤直可震陨满天的星斗。可叹的不是狱中冤死的六尺之躯，是那永不为世见的焕发而饱和的文才！

而尤其可恨的是身后的污蔑，不知为什么，他竟成了民间戏剧中虐待赵五娘的负心郎，陆放翁的诗里曾感慨道：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让自己的名字在每一条街上被盲目的江湖艺人侮辱，蔡邕死而有知，又怎能无恨！而第一个翻检历史的人，每读到这个不幸的名字，又怎能不感慨是非的颠倒无常。

李斯，这个跟秦帝国连在一起的名字，似乎也沾染着帝国的辉煌与早亡。

当年他盛时，他曾是一个多么傲视天下的人，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他曾多么贪爱那一点点醉人的富贵。

但在多舛的宦途上，他终于付出自己和儿子作为代价，临刑之际，他黯然地对儿子李瞻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幸福被彻悟时，总是太晚而不堪温习了！

那时候，他会想起少年时上蔡的春天，透明而脆薄的春天！

异于帝都的春天！他会想起他的老师荀卿，那温和的先知，那为他相秦而气愤不食的预言家，他从他那儿学了“帝王之术”，却始终参不透他的“物禁太盛”的哲学。

牵着狗，带着儿子，一起去逐野兔，每一个农夫所可触及的幸福，却是秦相李斯临刑时的梦呓。

公元前二〇八年，咸阳市上有被腰斩的父子，高居过秦相，留传下那么多篇疏壮的刻石文，却不免于那样惨烈的终局！

看剧场中的悲剧是轻易的，我们可以安慰自己“那是假的”，但读史时便不知该如何安慰自己了。读史者有如屠宰业的经理人，自己虽未动手杀戮，却总是以检点流血为务。

我们只知道花蕊夫人姓徐，她的名字我们完全不晓，太美丽的女子似乎注定了只属于赏识她的人，而不属于自己。

古籍中如此形容她：“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鬋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能改斋漫录》）

花蕊一样的女孩，怎样古典华贵的女孩，由于美丽而被豢养的女孩！

而后来，后蜀亡了，她写下那首有名的亡国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无一个男儿，这又奈何？孟昶非男儿，十四万的披甲者非男儿，亡国之恨只交给一个美女的泪眼，交给那柔于花蕊的心灵。

国亡赴宋，相传她曾在薛萌的驿壁上留下半首《采桑子》，那写过百首宫词的笔，最后却在仓皇的驿站上题半阙小词：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半阙！南唐后主在城破时，颤抖的腕底也是留下半首词。半阙是人间的至痛，半阙是永劫难补的憾恨！马上闻啼鹃，其悲竟如何？那写不下去的半阙比写出的是更哀绝。